

我与“算盘王”的岁月

□ 卢伟益(毛南族)

我的老家在桂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四面高山耸立，山上长满了密集的树木，郁郁葱葱。地形呈椭圆形，山靠底部平坦，像一块精致的小平原。4个小村落，分别集结在山靠四周的山脚，错落有致。老家不大也不小，约有60来户人家。老家有一个挺文艺的名字，叫内陆屯，是村委会的所在地。人们都戏称“内陆”是村委的“行政首府”。

老家之于我，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形容。虽然我现在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但小时候的那些人和事，依然时时刻刻浮现在我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让我一生难以忘怀。

今年春节，我带着儿孙一家老少回老家过大年。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让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熟悉的老家年味，让我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有一天，我到院子外的球场上溜达。不承想，却在球场边意外地遇见了我小时候非常仰慕的一个人——“算盘王”。

“大叔，新年好!”我惊喜地走上前去，热情地招呼道。

“新年好!”“算盘王”挺着笔直的身子，爽朗应道。

“算盘王”是我家远房亲戚，至于他的名字，估计连他自己都快忘了。虽说老爷子今年八十有三，但硬朗得像棵百年老松树，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利索。村里老人都说他这精神头，去当个舞龙队的龙头都没问题。

打我记事起，“算盘王”的名号就响当当的。那时候他是生产队的一名会计，算盘珠子拨拉得比机关枪还快，结果比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还要准。久而久之，这绰号就这么传开了。别看他只读过高小，算起账来连财会专业的毕业生都得竖起大拇指。

生产队的仓库就在我家斜对面，走几分钟的路就到了。仓库里头摆着两张办公桌，有一张是会计的，另一张是保管员兼出纳的。“算盘王”是会计，就坐在右边的那张办公桌，桌上躺着一副黑得发亮的算盘。我有事没事就往仓库里跑，一是去那儿找凉快，二是去看“算盘王”打算盘算账。只见“算盘王”端坐在办公桌前，左手翻账本，右手在算盘上跳着踢踏舞，嘴唇微颤，仿佛在默诵某种古老的咒语。“噼里啪啦”的声音像在唱一首歌，叫我听得入神，连口水滴到地上都没察觉。

看着“算盘王”算盘打得如此出色，我

心里油然生出了一股羡慕和敬仰之意。

有一回，我正看着“算盘王”打算盘，突然心血来潮，扯着他的衣袖问：“大叔，你这算盘是用手打的，怎么嘴唇还跟着跳舞呢?”他神秘兮兮地眨眨眼，笑着没有回答。

记得197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所在的公社举行打算盘比赛，要求每个生产大队派3名高手参加。经过层层海选，“算盘王”和其他生产队的另外两位会计组成代表队出征。比赛那天，公社的大礼堂内人山人海，大家都想亲眼目睹这场精彩的比赛。轮到“算盘王”上场时，全场瞬间安静得能听见蚂蚁打喷嚏。只见他气定神闲地往台上一坐，目光如炬，手指灵活地在算盘上跳起踢踏舞，珠子翻飞间仿佛金色光芒四射。大家惊呆了，会场一片寂静。当“算盘王”微笑着起身谢幕时，雷霆般的掌声差点把屋顶掀翻。毫无悬念，“算盘王”捧回了冠军奖杯。从此，“算盘王”的大名在方圆百里传开，成了当时的红人，比当时的电影《智取威虎山》还要火。

转眼到我12岁那年，母亲去世，我成了一名孤儿。“算盘王”见我可怜，隔三差五就塞给我一些水果糖、大黄饼。那时候这些零食堪比现在的进口巧克力还珍贵，是难得的奢侈品，每次我都像防贼似的把糖紧攥在手心，生怕被别人抢走。有次“算盘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仓库，掏出两块圆滚滚的大黄饼：“听说你考了全校第一，这是大叔给的奖金!”望着“算盘王”慈祥的眼睛，我激动得差点把饼干抖落到地板上。

记得在老家附属中学读初二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身子忽冷忽热，浑身软绵绵的，非常难受。没钱看医生，我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堂屋前的地板上苦苦撑着。地板上的那张冰凉的破席子，承载着我全部的病痛。突然，一阵头晕目眩，房屋上的瓦片也跟着慢慢转动起来，我仿佛置身于深幽莫测的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不禁一阵恐慌，心想，今天是不是我生命的终结之日?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子里传来。我吃力地睁开眼皮，只见门口闪进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队的会计“算盘王”大叔。

只见“算盘王”大叔小心翼翼地端着一只灰色的大型陶瓷碗，碗里冒出一股腾腾热气。

“阿仔，起来喝一口姜汤，去去身上的寒气。”大叔走到我身边，一边将我扶坐起来，一边温和地说。

我没有说话，一口气将那碗姜汤喝个见底，浓浓的草药味沁入心底。见我喝完姜汤，“算盘王”大叔又小声问道：“感觉好点吗?”

我点点头，弱弱地答道：“身子暖和好多了。谢谢大叔!”

“别说客气话。好好休息一下，等病好了就去学校啊!”

“大叔，你看我这身体，还能到学校读书吗?”我喘着粗气问。

“别说傻话，生个小病就这么悲观，不行啊!挫折是暂时的，只要你坚持，总会有出头日子。”“算盘王”大叔说完就离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眶湿润了。

喝下了大叔的姜汤，我觉得身体舒服了很多，深深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我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在去学校上课之前，我先跑到仓库里向“算盘王”打了一声招呼，谢谢他那碗不只有姜片的救命姜汤。几个月之后，我终于考上了公社高中，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这当然是后话。

小时候，我好奇心很重，一直纳闷“算盘王”的算盘为何打得这么溜，总想着找机会问个究竟。有一天，我终于逮着了机会，拉着他的手，问：“大叔，你算盘怎么打得这么好?”他听了我的话，伸出手摸着我的脑袋说：“等你以后长大了，就自然知道其中的缘由啦!”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算盘王”卸下了会计的担子，那副陪伴他十几年的算盘也被挂在墙上，成了他家的“镇宅之宝”。

记得有次我回老家吃喜酒，到“算盘王”家拜访，突然看见那副算盘依然挂在老屋墙上，上面落满了灰。就忍不住问道：“大叔，你这手艺失传了多可惜啊!”他笑着摆摆手：“现在社会发展了，手机都能当计算器使用，谁还在用这老玩意?”这话让我心里骤然涌上了一股失落感，但又觉得话说得非常有条理。

如今每次想起“算盘王”，眼前总会浮现出他手指翻飞的模样。那个算盘不仅是他的吃饭家伙，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有些老手艺、老情怀，就像陈年老酒，越品越香。

“阿仔，我先回家了。找个时间到家里坐坐呀!”“算盘王”大叔的叫声将我从回忆中惊醒。我连忙应道：“好的，谢谢您!”

望着大叔离开的背影，我心里默默在想，好人永远健康长寿!

探访春天(外一首)

老井

大门打开，三间老旧的瓦房
一座干净的庭院，被春风七彩的笔毫
刻入我的眼底。而几朵正当盛年的桃花
姹紫嫣红地开到了乡村隐秘生活的内涵以外
“欢迎煤矿诗人莅临寒舍……”。女诗友张开朝霞的怀抱，用芳香四溢的词语表达致谢
刚试探着往前迈上一步
却感到了脚底清晰的痛。院内几块垫路的煤矸石
这切入到乡村柔软肌肤内的煤矿坚硬部分
正整齐地把尖利的锐角挪向头顶

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身后辽阔的乡野依旧是一本
严丝合缝的大书。远方煤矿井架之上的天轮
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手指
还在试图掀开草尖和树梢的封页

地球仪

退休以后，他喜欢上了地球仪
喜欢给撒哈拉沙漠洒水
把南极和北极放在暖气片上加热
用冰块敷在赤道的位置上
太平洋太荒凉、苦涩，少岛屿
需要在表面贴上些大块的冰糖
非洲那块的饥民太多
每天都要撒一些精米细面
中东的硝烟太浓，得天天用大马力的
电风扇对着吹
更多的时候这个老矿工还是掂着
一只手稿，紧盯球体上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考虑着如何钻进去
进行深部开采
他想把研究终生的技艺再拾起来

树·鸟

蒋纯槐

一棵 两棵 三棵一模一样的树
一只 两只 三只一模一样的鸟
树是鸟的驿站
鸟是树的翅膀
或单或双或三
三只鸟在树上说了很多话
或听或看或思
三棵树没说一句话

我是第四棵树
闭上眼
又一只鸟已经飞来

三月三，快乐如风

陈贵根

喜欢三月三，不像春节
是个长长的码头，疲惫的脚印密如链条
不像清明雨纷纷扬扬
草木的头颅，重如石碑

三月三，快乐如风。它
没有规矩，没有节制，没有忌讳
甚至没有指向

没有指向，欢乐就是指向
心就是方向
而此时，八桂大地阳光鲜嫩
春花烂漫
春水游鱼飞鸟活泼，可亲可爱
山歌正在发芽
芦笙正在吹响
你，只需如风出发

可以去北海，去大江埠品蟹家文化
看独具特色的蟹家人水上婚嫁
可以去阳朔，走西街
看五彩的绣球，传递吉祥如意
看漓江渔火，竹筏游龙
大榕树下阿牛和三姐甜蜜对歌
可以去马岭，喝拦路酒，拉着阿哥阿妹
跳竹杆舞，听侗族大歌
可以登龙脊，在寨子和梯田间游走
与壮瑶苗侗各民族
共享节日的狂欢

三月三，快乐如风
吹拂每寸土地，不留空白
三月三，随风出发
与江山相约，与快乐相约

访“山歌王”岳建霄

□ 唐国权

值此“三月三”来临之际，应文友之邀，我踏上旅程，前往上思县专访“山歌王”岳建霄。

汽车沿着思防高速公路疾驰，一座座桥梁、一个个隧道从眼前掠过，沿途风光如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转眼间，便抵达了上思县城。

汽车停在一座高楼前，门口早已排成两列的歌手身着盛装，唱着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那歌声如春江水般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非凡。此时，一位英俊潇洒的长者，带着满脸的笑容，唱着山歌向我们走来，他那稳健的步伐和翩翩的风度，分明就是“山歌王”岳建霄。虽已年逾古稀，但他身姿依旧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显歌王风范。

热情好客的“山歌王”笑意盈盈地将我们迎进屋内，谦逊地说：“这里就是我家。”随即，他的徒弟们又分成两行，唱起了悠扬的山歌“虽蕾”。

“虽蕾”是上思人民钟爱的一种民间歌唱形式，源远流长，早在清康熙年间的《上思州志》中便有记载。2008年，上思“虽蕾”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们一边聆听山歌，一边欣赏屋内的布景，站在一旁的“山歌王”热情地向我们

逐一介绍，我们一边观看，一边聆听，心中充满了敬意。

岳建霄自幼酷爱唱山歌，13岁便能自演，并能与当地前辈歌手对歌。1988年，他进入上思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组织创作和挖掘整理民间歌谣。30年来，他创作山歌近千首，与人合编山歌集四本。1987年被授予“广西民间歌手”称号。2009年至2012年连续四次参加广西山歌大赛，四次荣获“广西十大山歌手”称号。2018年荣获广西退休干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暨自治区第六届“多彩金秋”文化活动中山歌擂台赛“歌王”称号，并带领团队斩获集体二等奖，同年获中央代表团赠送金牌一枚。岳建霄自幼沐浴在十万大山的山歌文化中，视唱山歌为人生一大乐事。小时候每逢附近村屯举办“窝坡”（赶歌圩），他都会恳求大人带他去参加，尽管当时他对歌词的含义不甚明了，但那美妙的旋律已足以让他沉醉其中。他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上放牛，一边放牛一边唱山歌，那时的大山、牛儿和大树就是他的听众。他回忆道：“我10岁时，就喜欢跟随村里的老歌手走村串户唱山歌，白天做农活、读书，晚上去唱歌。”提及儿时的音乐记忆，他总是满怀甜蜜。